

东坡全集

第二函
十一册

東坡集卷四十五

書

眉山蘇軾東坡氏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

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入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

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
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
僞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懜懜而不可知者皆
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
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
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
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
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
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

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諡之曰睿聖武
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
亦何必其間之人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
之小人所爲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
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
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
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
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

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

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
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
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
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
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
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
在雖其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
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
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

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刼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

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
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
彼之說彼此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
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
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
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
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
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
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

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
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
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
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
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
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
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
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
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

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輒自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
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
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
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
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竊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
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
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
復強顏忍耻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下於左右遽辱還荅恩

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旣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

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
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
裴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
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
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
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旣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
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
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旣不
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卽

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